

境外诈骗,回国享受?

《半月谈》胡伟杰 崔嘉琪

近年来,针对缅北等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人员的逼投劝返行动持续开展,一些人闯关回国。他们怀揣大量犯罪非法所得,缄口不言在境外的所作所为,想就此逃避法律制裁。

当前,我国全面加强涉外警务协作,立足境内打黑产、境外打回流,逐步开展打财断血,将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输送回国的违法犯罪所得全部收缴,进一步切断境内外勾连。更多的人开始认清境外高薪务工的真面目,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缅北高薪工作的背后

审讯室内,黄胜熊疲软地靠在椅背上,他两眼放空,神情疲惫,焦虑不安。面对民警列出的铁证,他只能默默承认。

黄胜熊今年30多岁,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南方农村家庭,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混社会。平日里,他最喜欢和朋友们混在一起吃喝玩乐,经济来源全靠父母接济。

2019年,刚过完30岁生日的黄胜熊苦于缺钱找不到媳妇,通过朋友了解到缅北有一份高薪工作,月入可过万。“送外卖太辛苦,想赚点轻松的‘快钱’。”这个决定让他彻底走上人生不归路。

冬天的南国边境依然闷热难耐。黄胜熊和其它偷渡人员几经辗转,沿着边境山间小路,徒步走向缅北。

要到达想象中的“淘金地”,要忍受许多苦难。边境山路蜿蜒曲折,树木茂盛,蚊虫乱飞,有的人被叮咬得浑身都是大包,有的人被摔出一身淤青,跟在队伍最后面的人手持长刀,不让任何人停下休息。

又经过4小时车程,黄胜熊终于抵达目的地。这里聚集了许多电诈犯罪团伙,他们以公司名义租下写字楼、赌场、居民住宅楼,对国内同胞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同时,小城里充斥着各类黄赌毒交易,许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黄胜熊所在的团伙通过一个名为“活期盈”的平台诱导人们投资理财,达到一定数额后便冻结取现功能,完成诈骗,注销诈骗App,销毁证据。公司里分有多个团队,他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吸粉引流,有的负责话术诱导,有的负责后台管理。黄胜熊被分配到后台管理,他每天有一半时间要坐在电脑前,盯着一个个账号转账,然后进行冻结。

公司管理十分严格,员工没有周末和假期。黄胜熊一个月最多能休息一两天。当地物价十分昂贵,他的收入每月虽能达到八九千元,但也每天只能在公司里吃难以下咽的饭菜。

最难捱的还有对家乡的思念。黄胜熊告诉记者,因为严格的手机管理制度,他每月很少有时间和家人通话,他们电诈用的手机和生活用的手机严格分离,生活手机仅限在宿舍使用,且禁止登录电诈账号。一经发现,就会被团伙负责人毒打折磨。

2022年后,我国针对境外涉诈重点地区滞留人员的逼投劝返行动提速。黄胜熊心中害怕,他向公司提出辞职,在百般恐吓刁难下,还留下几万元保证金,黄胜熊才被允许离开。他又苦等了3个月,终于在5月等到入关名额,踏上归家路。

回到家里,黄胜熊缄口不提在缅北的事,他不敢外出,也不敢联络一起回来的朋友。几个月过去了,黄胜熊以为自己躲过了打击,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一场持续两年的侦控追踪

深夜,李军仍坐在兰州市公安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电脑前的烟灰缸插满了烟蒂。他的眼神不断在屏幕上搜索,手指摩挲着鼠标滑轮,光标从一个个名字上滑过。

在他眼前,除了海量的网络数据,还有个一连串名字组成的侦控名单,许多名字背后标注着已回国。“两年多了,终于可以收网了!”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黄胜熊还沉浸在梦乡里。

2020年10月,兰州市发生了一起诈骗金额超百万元的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兰州市公安



新华社 商海春 作

局刑警支队立即成立专案组,由长期从事反诈工作的民警李军牵头侦办。

不同于传统的破案,李军和他的团队更擅长于网络分析和数据研判。他每天都沉浸在大量涉案数据中,不断追寻蛛丝马迹,分析被害人情况,找到可能的涉诈嫌疑人线索。

警方逐渐发现,这是一个潜藏境外的庞大电诈团伙,团伙成员由中国人构成,诈骗对象也是中国人。“随着国内打击电诈越来越严,许多团伙开始移向境外,缅北是重灾区。”李军介绍,该团伙自2019年从广西南宁组建后,下半年就开始撤往缅北。

专案组民警多次前往云南边境,协调出境打击事宜,由于跨境和疫情等因素影响,始终未能成行。

“这个案子必须跟,不能放弃!”为此,兰州市公安局专门将出入境管理处纳入专案组,对每个落地查实身份的嫌疑人进行边控,只要有入境动向,随即向上反馈。出入境管理处案件查控科科长练永斌每月都和同事们梳理名单上的嫌疑人,及时更新汇总最新情况。

2023年初,警方掌握到,因逼投劝返行动影响,名单上大部分人都已返回入境。3月初,专案组派出40余名精干警力,会同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赶赴广西南宁、崇左、百色等地开展集中收网。截至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包含组织管理、吸粉引流、技术支撑、幕后股东等全部重要环节,成功实现全链条打击。

至此,一场持续两年的追踪落下帷幕。该团伙除少量成员仍在追捕中,大部分人员均已到案,整个团伙基本被连根拔除。此案是近年来首个被打掉的全链条境外回流电诈团伙案件。

境外不是法外,犯罪必受惩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教授王晓伟认为,随着电诈团伙移向海外,反诈战争形势艰巨复杂,我国及时出台了打击境外电诈犯罪的法律实施意见,有力指导了反诈工作。

近年来,国家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电诈犯罪团伙在国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开始转移海外,继续行骗。“断卡”行动和劝返逼投行动斩断了许多电诈团伙与国内的联系,大量人员返回。一时间,许多电诈团伙出现“人力荒”。他们只能开设“皮包公司”作为掩护,哄骗一些对高薪工作有幻想的年轻人去境外,实则落入电诈团伙“魔掌”。

李军介绍,目前海外电诈团伙招募人员的成本越来越高,从几万块上涨到几十万。“一旦落入电诈团伙手里,不连本带利赚回来,不会轻易放这些人回家。”他提醒,一定要谨慎对待境外高薪招工,尤其前往东南亚部分涉诈重点区域时,更要提高警惕。

专家

《工人日报》赵琛 钟力津

旅游平台频现「幽灵民宿」,消费者「踩坑」叫苦不迭

“为什么连地址信息都不能说清楚?感觉被骗了!”近日,到安徽合肥旅游的王女士通过某旅游平台预订了房间。但当天她到了地方后发现,房间的实际地址与网页上标注的地址并不相符,而且相距很远。进入夏季旅游高峰,记者调查发现,使用假地址的房源依然潜伏在一些旅游平台,给消费者出行带来困扰。

“页面信息显示,房源在恒大水晶国际广场,我出发前联系民宿老板,得到的也是同样回复。”王女士说,她到达恒大水晶国际广场后,才被告知需要加民宿老板微信获取房间的具体地址。打车2公里后,她按照民宿老板发来的视频指引,才在一处商业综合体里找到了自己预订的房间,“七弯八拐才找到,很费劲”。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不少消费者投诉预订民宿时遭遇实际地址与预订页面标注地址不相符的情况,有的消费者甚至反映页面标注地址与实际地点相差十几公里。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部分民宿等住宿类产品存在地理位置不佳等情况,一些经营者动起了“歪脑筋”,利用旅游平台审核漏洞,在房间地址这个关键信息上“做文章”,“幽灵民宿”由此产生。此类房源一般强行“傍上”当地著名地标和热门商圈,甚至使用假名在平台上线,房源照片往往还有深度“美颜”的痕迹。

“预订页面房间的图片很好看,但到了之后发现实景与图片相去甚远。而且卫生也没有打扫,地上还放着两瓶喝过的矿泉水瓶。”王女士当即选择另觅住处。

“地址信息是房源需要注明的关键信息,如果房间经营者提供的虚假地址,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标明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则表示,“幽灵民宿”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如遭遇“幽灵民宿”,可以及时止损、拒绝入住。若遇到由此产生的纠纷,消费者可以与房间经营者进行交涉、协商处理;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平台或者当地消协组织、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对记者表示,房源上线后平台应当负起筛选房源的责任,按照平台既有规则对房源进行严格审核,并加强日常监管。若审核流程存在漏洞,应当及时修复、调整。“民宿经营者应该诚信经营,并用优质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好评,而不能以欺骗手段来获利。”张晓军指出。